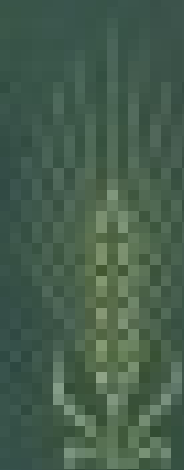




# 麥田人民公社史

作 家 出 版 社



# 麥田人民出版社史

（一）（二）（三）（四）（五）

# 麥田人民公社史

“麥田人民公社史”編寫小組編



作家出版社

一九五九年·北京

### 內 容 說 明

这是一部用文艺体裁写河北怀来县麦田人民公社（現名董家房人民公社）三十年来历史的集体創作。这个地区有長期的丰富的斗争经历，解放后的建設事業和人民生活的改善，也有極显著的成就。这部作品記述了农民自發斗争，抗战时期党的开辟工作，抗战胜利后的清算复仇、减租减息运动，解放战争时期的反倒算斗争和游击战争，解放后的合作化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等，其中有許多鋼鉄般的农民英雄和激动人心的斗争故事。

###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

（北京東总布胡同22號）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57號

北京崇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經售

\*

字數 199,000 開本 850×1168 1/32 印張 9 插頁 5

1959年9月北京第1版 1959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數 00,001—10,000 冊

## 序 言

讀了“麦田人民公社史”厚厚的一叠原稿，非常兴奋。不因为它描写了我們怀来县一个地区的斗争史，而且它使我回忆到过去，又进入到和这一地区的人民一起打游击、清算复仇，搞土地改革、合作化的历史情境了。民族解放斗争、阶级斗争的风暴，社会主义革命的浪潮又在我的心里回旋起来。虽然这本公社史所描写到的许多斗争，我都参加过，但是讀这本书的原稿的时候，仍然抑制不住感情的激动。这本书对我来说，仍然是一本学习革命历史传统的参考书，从它里面能够受到深刻的阶级教育。

麦田人民公社现在是方圆一百多公里的不小的地区，有一万一千多户，三万六千多人口，可耕种的土地有十八万亩。在这里，社会主义建设正在飞速地发展着，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正在日新月异地变化着。

“麦田人民公社史”反映了自从十多年前党和革命军队进入到这一地区之后，经过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、全国解放，一直到一九五八年間，领导劳动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。

党的影响，在这个地区是早就有了。而党的工作在这个地区大规模地开展，革命的种子开始发芽生根，应该追溯到一九三八年。那时候晋察冀一分区楊成武同志指挥的三团来到这个地区，在涿鹿城北湾子庙打毁了日本鬼子的汽车，点燃了群众抗日

的怒火。接着，党派人在保岱村組織怀来县(当时保岱屬怀来五区)抗日救国会。虽然这个革命組織因为环境变化后来暂时停止了活动，但是許多有觉悟的爱国青年参加了楊成武部的三团，这个地区的人民，第一次把自己的子弟送到革命军队里去，也就和党、革命军队开始發生了血肉不可分离的联系。

一九四〇到一九四三年間，虽然日本鬼子的碉堡林立，当地的土匪和汉奸部队合流，伪察南自治政府建立。但是抗日的革命政权——宣涿怀办事处也就在这一时期建立了，党的抗战建国施政綱領也頒佈了。百团大战的上下河战斗，全歼日寇一个中队的大胜利，威震宣涿怀川上和川下地区。一九四二年的春天，八路军在摩天嶺南北又大战日伪軍。人民地方武裝西山大队和怀涿支队也出击在涿鹿、怀来川下。这个地区的人民虽然处在水深火热的灾难之中，但是斗争的火焰不但沒有熄灭，而且越烧越旺了。

这本公社史曾写到农民張彪遇到党的干部柳仁同志的故事，通过这故事介绍了这地区党組織开始建立的情况。到了一九四三年的夏末秋初，党已經在西山扎了根，地下党組織相繼在張家河、屈庄、护路湾等村建立；行政区划也有了从石甕以上直到大堡的九区；党所领导的西山大队也由小到大，發展成六个連队，有八百多人，这一支人民武裝在护路湾一战，曾打死打伤日伪軍二十余人，消灭了日本指揮官一名；南北水溝一战，打死打伤日伪軍五十多人，并曾繳获机枪一挺。

党組織建立了，地方的武裝部队也打开了局面，就开始大規模地發動羣众，巩固和發展抗日和民主力量，在一九四五年冬进行减租减息和清算斗争。基本羣众掌握了政权，不但在政治上翻了身，不受鬼子汉奸气了，而且在經濟上也初步翻了身。

一九四五年秋天，八路軍解放了这个地区，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了。人民羣众喜庆抗日战争胜利之后，便在党的领导下，展开了清算复仇、反汉奸惡霸的斗争。在这斗争中，不但摧毁了敌伪时期遗留下来的当权的反动势力，而且提高了羣众觉悟，开始清除了变天思想。各村都建立了党组织、民兵武装，改选了村政权。

一九四六年的七月，根据党中央的“五四指示”，在这里开始了土地改革，算清地主欠下的血汗帐，土地还了老家，从政治上、经济上摧毁了封建势力。可是到九月，刚刚分完土地，农民们才吃过翻身的油炸糕，国民党反动派就企图从人民手里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，全面内战火燄燃燒到涿鹿地区，蒋匪军侵入到桑干河兩岸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在这个地区也开始了。

但是这次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的初期完全不同，羣众的觉悟大大提高了，有了坚强的党组织和巩固的革命政权，手里还有了枪桿。所以在南口战斗爆发以后，人民羣众热烈地用人力物力支援了革命战争。这一年十月十三日，蒋匪军侵入了涿鹿城，在从高堡到保岱、甘庄、岔道、石门这一带，又像日本鬼子统治时期一样，都按上了据点。黑云遮盖了这一地区。但是地方武装纷纷组织起来，配合主力部队打击敌人，保卫自己的家乡。像本书里所记述的，八区的区小队不断地出击茶房、上下洪寺一带，使地主、还乡团不敢肆无忌惮地活动，敌人的据点也不断被我们逼退。到一九四七年春，直通蔚县的大道上，就只剩下高堡和倒拉咀两个据点，在如今麦田公社的境内，那时几乎没有敌人了。

一九四八年十二月，察哈尔全境解放，这一地区的羣众继续用大力支援全国的解放战争，重新进行土地改革。在一九四九年

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之后，接着就 又开始了 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設工作。

解放十一年来，这个地区的面貌是日新月異的。

土改后，从經濟上、政治上徹底把 地主阶 級推下了历史舞台，基本羣众真正直起腰来。不过羣众的翻身，土改仅仅是第一步，党随后便組織人民發展生产。党号召农民組織起来走合作化的道路。在抗日战争时期，这里山上的許多村子就 普遍地建立了农業生产互助組，不过那时叫撥工組。到一九五三年，董家房村的楊成林組織了一个 小合作社，护路湾村閻万貴、閻久富也組織了一个小合作社，到一九五四年即各村 都有了初 級合作社。一九五五年冬合作化高潮中，又都建立起高級 农業生产合作社。那时这个地区多数是联乡、联村社，其中最大的社是星火农業社。

一九五六年，人們在高級合 作化后，在党的领导下干劲冲天，办起許多集体事業，尤其是星火农業社，就如“一面合作化的旗帜”中所写的，充分地显示了合作化的优越性。它有自己的鉄工厂、木工厂、皮房、运输队、果树队、水利工程队等等 各种副業專業組織。

最突出的是水利工程。岔道河每年在山洪暴發时，从南到北虽有几百个洪峯，但是这一帶的人民已經馴服了洪水。現在全河系統的渠道已筑成，能灌溉 七万五千亩地，洪水淤后耐旱耐涝，放一水可保一季，并且能多打一石粮。

山上各村土地瘠薄，在战争时期林木又受到破坏，于是解放后党領導人民进行水土保持，封山育林，梯田打埂，有一道 埂就多打一、二斗粮，水土保持住，使土地漸漸肥沃。封山育林成績也很显著，張家河至菜园一帶，山上長起了五万多亩的 幼林，几



年后將成为公社的大片木材林。

畜牧方面也有了很大發展，猪、羊、大牲畜一天天的多起来，星火社一九五八年發展到一万二千多口猪，高庄村一百戶人家光牛就有一百二十头，平均每戶有一个大牲口。

文化教育事業在解放后也大大發展，入学兒童达到百分之九十六，全社現有完全小学十二所，民办中学六所；写詩的風气也很兴盛，大字报、黑板报一般是用詩歌形式写出的，“麦田快报”的副刊“麦田詩海”的投稿，源源不絕，副刊成为社員最喜爱的讀物之一。

一九五八年大躍进胜利了。粮食、鋼鉄获得了双丰收，現在公社的全体社員正在投入一九五九年的新的生产高潮。

在麦田人民公社的前面，有着十分美好的前途。随着麦田水庫的建成，一九六〇年，公社就可把現在种玉米、高粮的土地改种小麦了。这里將出現一片青川麦田。同时还可以多种木薯、菓树，大力發展畜牧業、副業。人們不但丰衣足食，水庫的电站建成之后，还可以逐步实现电气化。这个原先每畝地只打十几斤粮的穷山溝啊，將要升起無数顆夜明珠。这里的人們，將要过着他們祖先所未夢想过的美好生活！

从黑暗到光明，从貧困到富裕，中間經過了多么复杂、曲折的道路！在这一段历史中，有許多重大的事件和應該記載下来的史实，現在已經形象地丰富地被写在“麦田人民公社史”里面了。

在这部史書出版以后，对于麦田人民公社的全体社員，特别是青年一代，將会發生深远的影响。他們在这本書里面，能具体而清晰地看到他們，以及他們的父輩所走过的历史道路。这条道路是艰苦的，但也是在党领导下从一个胜利到又一个胜利的

道路；这一段历史，特别是革命战争年代的历史是残酷的，有多少先烈为了共产主义理想献出了他们的生命，但也是英雄辈出的年代，他们的精神品质和他们的斗争事迹照耀着下一代，成为鼓舞人们建设自己祖国的无穷尽的精神力量。

给人民公社写历史，到现在为止，还没有成熟的经验可遵循，这部公社史也许仍有不足的地方，但是它畢竟是真实地、并且努力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写成的，它将成为推动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种精神武器。

最后，应该感谢中国作家协会的齐兰贞、苏中、張葆莘以及参加“麦田人民公社史”编写工作的所有同志们。他们在一九五八年来到麦田人民公社进行劳动锻炼，因为他们和公社的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，要尽一切力量为公社多做些事情，就响应了怀来县委号召，排除一切困难，决定编写“麦田人民公社史”。在劳动锻炼的末期，正是大炼钢铁的紧张时刻，他们一面参加炼铁，一面办红专学校，同时又为公社史搜集材料，进行写作。不到三个月的短促时间里，他们完成了这本长达二十万言的著作。在写作“麦田人民公社史”的过程中，不但看出了他们紧张而辛勤的劳动态度，而且也体现了他们一年的劳动锻炼成果和热爱麦田人民公社、热爱劳动人民的精神。

这本书在编写过程中也得到中国作家协会和“文艺报”编辑部侯金镜等同志帮助，我在这里也一并表示由衷的谢意。

王 純

1959年3月

## 目 次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|
| 序言.....         | 王 純 ( 1 )       |
| 麦田人民公社巡礼.....   | 苏 中 ( 1 )       |
| 打了四年官司.....     | 齐蘭貞 ( 11 )      |
| 一九三九年的一个夜晚..... | 苏 中 ( 18 )      |
| 西山扎根記.....      | 苏 中 張葆莘 ( 21 )  |
| 在高压租下翻过身来.....  | 張葆莘 ( 42 )      |
| 清算陈玉亮.....      | 万 青 ( 49 )      |
| 护路跨紅旗不倒.....    | 苏 中 張葆莘 ( 58 )  |
| 一支神兵.....       | 齐蘭貞 張葆莘 ( 86 )  |
| 反倒算斗争.....      | 許显卿 ( 112 )     |
| 辛庄第一社.....      | 許显卿 ( 128 )     |
| 一面合作化的旗帜.....   | 齐蘭貞 ( 139 )     |
| 算一笔大賬.....      | 王 純 ( 150 )     |
| 冬去春来.....       | 顧友漁 ( 161 )     |
| 翻了几番.....       | 齐蘭貞 ( 167 )     |
| 公社誕生那天.....     | 唐盛海 ( 176 )     |
| 拖拉机来了.....      | 齐蘭貞 ( 180 )     |
| 話說麦田水庫.....     | 苏 中 張葆莘 ( 188 ) |
| 摩天嶺南北.....      | 張葆莘 ( 209 )     |
| 銀砂洞今昔.....      | 苏 中 ( 227 )     |

董長武..... 齊蘭貞 (236)

山村一医院..... 張葆莘 (248)

公社的一天..... 齊蘭貞 張葆莘 (255)

后記..... “麦田人民公社史”編撰小組 (268)

## 麦田人民公社巡礼

苏 中

讀者們在讀这本公社史以前，得先請你們到河北省怀来县麦田人民公社(即董家房人民公社)，作一次旅行。

坐上京包綫火車，穿过居庸关，虽然已进入了前人所說的塞外之地，但一直到怀来县的沙城，我們才剛剛走出現在的北京市境。从沙城繼續往西北方向走，再过三站就到了下花园。在这兒換汽車往南去，渡过洋河大桥，爬过埋藏着大量煤炭的山崗，就是桑、洋兩河之間的涿鹿川。

在汽車上往西看，黃陽山自东南向西北，犹如聳天石屏。它那高大的身軀，被太陽一照，藍中透紫，显得極其威武。主峰有一千七百公尺高，每逢云罩山頂，即老鄉們所說的“黃陽戴帽”时，必然下雨。号称涿鹿八景之一的“乾蒼云笠”，就是指这說的。

往东看是鷄鳴山。由于它四周沒有兄弟山嶺相連，只它自己孤零零立在那里，所以也显得很高。

从下花园到涿鹿城，只有三十多里，汽車走五十多分鐘就到了。

涿鹿原来是一个县，不久前和怀来县合并，取消了涿鹿县的建制。这是一个古老的地方。傳說中的黃帝大战蚩尤于涿鹿之野的涿鹿，就是本县境內南六十里的阪泉。秦以前，涿鹿一帶是燕赵疆場。秦統一天下后，涿鹿置上谷郡，以后经过几千年的历史变迁，地名多变，自秦至今，此地設过郡，立过府，定过州，安过

县，前前后后变了有几十次之多。清代，涿鹿为保安州，辛亥革命后，又用古名，改为涿鹿县。现在的人还记得老保安，常把涿鹿人称为保安人。

有史以来，涿鹿一带几乎就没停止过战争。一来是处在边防地带，常受异族侵袭；二来境内形势险要，是兵家必争之区。古人在议论涿鹿一带人民风俗习性的时候，常说“尚武勇”，“刚武驕悍”，“多豪杰志士”，“常聚族讲武”等等，恐怕就和这地区常年征战大有关系。

涿鹿的自然形势也很有特点。东西窄；南北长，四面环山，除了桑干河两岸之外，到处都是羣峰壁立，山槽起伏，很少有大面积的平地。桑干河自西向东，把涿鹿一劈两半。洋河环绕涿鹿背后，成了天然的拱卫。黄阳山在西北屏蔽，怪山支脉环罩正南、西南、东南各方。西接重镇宣化，东邻要塞怀来，南下可通涑水、宛平；城南的蔚涿古道，又把蔚县和涿鹿紧紧连在一起。真是一个可攻可守、能进能退、有山有水、有根有草的地方。因此，有人把涿鹿的形势和天津相比，说天津是龙头，涿鹿是凤尾。

渡过横在涿鹿城南的桑干河，顺着蔚涿大道往南去，再走几里路，就到了麦田人民公社的地界。

麦田公社的领导机构在董家房村，为了照顾地理上的习惯，所以现在又把公社的名字改为董家房公社了。这个公社是由原来的七个半乡，七十四个行政村，三十六个高级农业社合并组成的，在整个怀来县内是较大的公社之一。

麦田公社的最北部紧靠桑干河沿，最南部以一个直角形的地带和大堡、矾山两个公社为邻，东边接着果林公社（五堡公社），西边以一脉西山为分水岭，和张家口市（原宣化县）的傅家堡相连。东西宽六十里，南北纵深一百里，耕地面积十七万八

千多亩，人口三万六千多。整个公社共分八个生产大队（管理区）：董家房、張順屯、孙家溝、屈庄、上葫蘆、輝耀、岔道、馬家庙。

整个麦田公社，大部分是山区和丘陵地带，只有一小部分是平川。大小河流很多，但常年流水的甚少，多数都是山洪河道。这种河，春冬两季没水，夏季山洪暴发以后，却是巨浪腾空，急湍而下。最大的两条沙河是岔道河和孙家溝河。麦田公社的水浇地，有多一半是靠这两条河灌溉的。尽管境内地形十分复杂，但村庄的分布却还很匀称，只是平川地区的人口，比山区稠密得多。

从前，所谓“万里桑干富一涿鹿”之说，其实只富了两岸的一条线，主要又是河北地区。麦田公社这一片，除了董家房、辛庄、保岱、茶房和上下葫蘆一带，确实较富庶外，其他的村过去和富庶二字，可以说是毫不相干的。那时候的穷，当然是有好多原因形成的。首先是土地瘠薄，气候寒冷，因而产量非常低。年岁稍大的人都还记得，过去每亩地要打上百十多斤粮，那就是最好的土地最好的收成。而在山区，由于每年只有一百一十天的无霜期，只能种些莜麦和山药蛋，产量就更低得可怜了。另外，土地（特别是好地）绝大部分集中在地主手里，租大息高，更是使得劳动群众受穷的最主要原因。再加上反动官府的勒索，土匪的残害，连年不断的自然灾害等等，就把群众逼得活路越来越窄。在山区里，一年四季能喝得上稀糊糊的人家，就算很不错的了，挨冻受饿倒成了最平常的光景。

但这多山的自然形势和劳动人民的穷困，也给当时的革命斗争，带来有利条件，大概是由于“穷则思变”的缘故吧，他们很向往革命。当党的工作一进入这地区，他们立刻就把自己的命运和革命结合起来，并且坚定不移地跟着党往前走。

早在一九四一年，西山里的个别村子，就有了我们革命军队

的干部的活动踪迹；一九四二年，好些村子里有了党的秘密組織，成立了地下抗日政权；到一九四三年，西山一带地区，就豎起了紅旗，成为我們的抗日游击根据地。一九四五年，日本鬼子一投降，整个涿鹿地区，就全部解放了。一九四六年初冬，国民党反动派暂时占領了涿鹿县以后，麦田公社这一片又成了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的游击根据地了。

兩次战争期間，斗争都十分激烈和殘酷。特別是在很多游击区里，受敌人的摧殘就更为厉害。日本鬼子有三光政策，国民党有洗村的办法，再加上見东西就搶的土匪扰乱，羣众生活简直是苦不堪言。但是环境的殘酷，並沒有使已經觉悟了的羣众低头，他們始終是坚持斗争。而在斗争中，却又把干部和羣众鍛煉得象鉄一样坚硬。鬢髮已白的老大娘，曾在敌人的鞭笞火烙酷刑威逼下，面不改色；十几岁的小孩子，也敢和民兵一塊去埋地雷。在斗争中，他們生長出一种恨敌人入骨，坚韧豪爽又耐艰苦的性格。在斗争中，也培养出了一批一批的赤胆忠心的革命干部。

在麦田公社的区域里，隨便你走到哪个村庄，都能見到在兩次战争中有过出色貢獻的人物；在哪个村庄也都能听到許多有声有色、动人肺腑的斗争故事。一个在你眼里極平凡的老太太，說不定有过出生入死的經歷；有些老实得見人說不出一句話来的老农民，却也很可能是打游击时候的“神兵”。

那成年累月轉山头打仗，在山洞里睡覺也抱着枪的日月，虽然已經过去了很久，可是他們总忘不了，就連那时候的一言一語，風天雪地之类的細微末节，常常也記得一清二楚。他們也很想念当年的老同志，現在如果有誰收到一封老同志的来信，不但他本人如获至宝，这消息能傳到几十里以外去。直到現在，有不



少人还保持着这么一个习惯：只要有外边干部到村里来，他总得见见你，和你說一陣話才舒心。如果你晚上能住在他家，在热炕上一边喝茶一边談話，他会从这种情景中联想起很多往事。他很可能从小油灯講到做軍鞋，开小組会，也很可能从半夜三更吃莜面講到夜襲敌人。不管他白天曾多么劳累，只要談起这些事，你从他的眉宇間絕找不到一絲疲倦的神色。有人說，这些半老区的羣众，在斗争中和党結下了不解之緣，同敌人結下了难分的仇恨，这話实在是道理。

“宣化府志”的“風俗”篇里，記載了不少前人評論塞外人民性格的文字，其中有一条說：“人以气岸相高，不尚含容，喜則傾心，怒則視劍。”意思是說，这里的人特別直爽，沒有表面的客套。这种看法有一部分是对的，这一帶人确实很直爽，沒客套，待人热忱。但在今天，这几句話却不能准确表現涿鹿人民的性格了。恐怕應該把那條改为：“尚气节，尚勤劳，对革命傾心，对敌人張劍。”

勤劳，干起活来甚至非常頑强，的确也是这一帶劳动羣众所共有的特性。这种共有的特性，在对敌斗争中能看得很明显，在对自然作斗争的时候，也表現得很鮮明。这恐怕也和穷、自然条件有关系。

“山高地陡，打粮数斗”是形容这里的山区太穷了。但我們如果到山区去看看当地羣众所开垦出来的耕地，我們就会立刻从土地上看到，他們是以怎样的頑强精神，来和自然作战的。

在山区，除了沙河灘兩旁，沒有一塊平地。他們只好在山上开梯田，先是在下边开，然后又一層層地往上挪，一直到高入云端的山頂上，凡是能長庄稼的地方，慢慢都被开出来了。离村近的山被开出来了，离村十数里地的山也都被开出来了。倘如你